# 求古錄禮說

# 求古錄禮說卷六

臨海誠齋金　鶚

## 釋貫

貫古通摜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貫瀆鬼神說文摜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瀆鬼神是貫與摜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毌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摜之摜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釋詁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假用也左氏經傳皆古文字許君學古文所引春秋傳摜瀆鬼神眞古文也今本作貫後人所改說文又有遦字云習也是摜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摜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同摜从手習於手也遦从辵習於反也慣从心習於心

也要以从手為正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玩詩意當以魯詩作宦為正毛詩作貫古文假借也故徐邈音宦說者解為習摜失之矣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肜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孟子關弓作彎貫關彎聲皆相近故三字竝通貫又通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毌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正鵠考

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康成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云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注亦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疏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朱子章句用鄭說後儒遂皆從之鶚竊以為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鄭君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此說非也但言射則賓射鄉射亦在其中矣

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
矦中之的名之爲正鵠以示中者之必在於正直也鄭
注射義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
出自此也鵠與梏聲同爾雅釋詁云梏直也梏轉聲爲
較故釋詁較亦訓直較與覺聲同緇衣引詩云有梏德行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毛傳覺
直也鄭注天官司裘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所以直己志
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其注射義則云鵠之
言梏也梏直也然則鵠本當作梏或作較其作鵠者古
字假借耳鄭司農司裘注云鵠鵠毛也賈疏駁之云案

梓人云張皮矦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但
後鄭又解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
是以中之爲儁古字鳱與雁通鵠與鶴通鳱鵠猶鴻鵠也鳱鵠竝非小鳥賈疏引淮南子鳱鵠知來此當爲鳱鵲誤作鵠也其注大射又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閒名
題肩爲正後儒因謂正鵠皆小鳥之黠捷難中者此說
亦非正鵠二鳥不類經傳未見有連言者且古人果取
義於鳥則矦中必畫此鳥乃皮矦獸矦以獸爲之而反
取名於鳥不亦繆乎采矦中不畫鳥而以鳥名不亦妄
乎正鳥屬之賓射鵠鳥屬之大射又何所取義乎故知
正鵠之名但取正直之義而已正直二字義同易文言

云直其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正是也是直也从日正古音是與寔同卽與直相近蓋直則必正正則必直故連言曰正鵠兼取正直正屬內志直屬外體對文則別也單舉之或曰正或曰鵠正直皆兼志體散文則通也其義一也凡禮射皆當正直則正鵠之名諸射皆同不容大射賓射有別如鄭所云也且大射賓射旣別則燕射亦容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姝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

皮侯采侯也正鵠本取正直之義正字當讀如字釋文正皆音征是主取義身名之說又因齊風不出正兮與成甥諸韻叶故讀爲征殊不知古無四聲詩中平去爲韻者甚多正亦何必讀征乎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戴東原駁之謂正鵠之分未之考矣益主鄭說而不知其非故考工記圖亦誤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注司裘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

朝大夫同本考工記鄭注及司裘注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會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惟二尺曰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以考工記鄉射記考之竝無十尺侯四尺鵠之制且鵠以尊卑而別不安然試四尺鵠居侯中十之四而正乃半於鵠亦自不合正亦謂之的亦謂之質質正聲相近也乃謂正中又有質不見經傳況質僅四寸其徑甚小安能必中乎然亦可見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為善故齊風言不出正

而賓筵篇言發彼有的的卽正也外體之直不如內志之正射貴中正所以示人修身以正心爲要此先王制作之精義也鄭注考工記采矦云正之外方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注射人云畫五正之矦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玄與黑不同此玄字當爲黑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皆居矦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爲四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矦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矦而鄭專屬采矦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矦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

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幷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今案采侯之中專名爲正絕不見於經鄭爲此說者由誤解射人而然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此經有豻侯而大射儀有豻五十其爲大射甚明鄭注云士以豻皮飾侯大夫以上飾侯以雲氣是曲說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與彼正合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豻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共豻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曰王大射此經文自下注腳矣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以此節爲賓射（考工記注引射人之文又云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

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
豻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矣至以五正爲五采之侯三
正爲三采二正爲二采是謂侯中之正也夫正在侯中
一而已矣安得有二又安得有三有五以采爲正說甚
牽強況如其說則五正當次於三侯之下方爲以類相
從乃于樂節之下忽又言侯中之正錯襍乖隔徧考諸
經無此文法其誤甚矣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
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此云
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
大夫與士同此解正爲樂節中正射之則其說視鄭注

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乘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

也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敖氏不知經誤故其說不可通鄭解鄉射樂節最得而不知以此解射人乃指爲采侯之正殊可憯也學者須知賓射設正實無經典可據斯正鵠之制可知矣

宗廟會同解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朱子從之竊以爲非也古者

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爵弁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君讀端爲冕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己此說非是詳諸侯祭服考又襍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鄭注云弁爵弁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案此說亦非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郎委貌也士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戴東原曾辨之未有端章甫者章甫即周之委貌弁而非冠鄭君以委貌爲玄冠非也戴東原辨之詳矣大夫以上之朝服也士朝服玄冠公西華言願爲小相特是謙辭其實是爲上相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服冕而服章甫乎其不合一也諸侯祭祀凡在廟者無非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會同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今

以宗廟之事爲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二也夫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鄭注衆頫曰同卽周禮殷見曰同也）此惟盛世有之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孔晁注云王城旣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禮記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卽在此時（詳會同考）後宣王亦有之車攻詩序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復者對成王而言也）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煌煌大典非易有也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言會同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又西華欲爲諸侯之相
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爲天子之臣周官
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然
相王亦即相侯氏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
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
此擯者即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云公侯伯子
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
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
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可知相諸侯者即

天子之相未聞有諸侯之相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而已見覲禮篇末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見周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鄭注司儀云入贊禮曰相蓋天子與諸侯尊卑不同故惟天子有相而諸侯不敢有相也公西華既願爲相豈但爲隨行之介哉或謂公西華欲自爲諸侯以相天子之會同無論古無諸侯詔相天子之禮公西氏亦必不如此僭妄也時文有謂公西華自爲諸侯相天子之宗廟會同者艾南英極稱其確閻百詩詳辨之當矣宗廟亦言祭祀則非果然夫子當不特哂之且必厚責之矣何反許之乎其不合四也且諸侯

會同於天子卽使有相亦必冕服覲禮云矦氏裨冕公衮矦伯鷩子男毳謂之裨冕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絻絻與冕同無繁露又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絻有繁露然則諸矦之介亦必冕服可知周官司服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云自公之衮冕及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而朝天子亦必冕服更可知矣有孤之國若以孤爲上介服希冕無孤之國卿爲上介服玄冕本王制孔疏豈有服章甫而相王朝之會同者乎其不合五也時文有謂會

同行於宗廟中者宗廟之事不作祭祀解其見自卓汪鈍翁評之謂如字方醒此卻不然上文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此二句明是平對亦用如字何邪須知集注以如字爲更端之詞猶如不可求如爲轉語詞也如字豈必指點之詞乎但仍以爲時見殷同之禮則當行於國外並不在宗廟中閭百詩曾駁之以爲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其說固是然不知集注之非則亦未爲得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

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繫辭傳云二人同心其證也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灉沮會同孔傳云灉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不可言會同乎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如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周官或言會同或言大會同不言大是小會同也王朝會同有大小侯國會同亦有大小詳會同考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於天子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辭非更端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卿如襄公如晉孟獻子相鄭伯如晉子西相是也孔子非正卿而夾谷之會以孔子相蓋為其長于禮故使攝之史記所謂攝行相事也猶古制也鄭注司服云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賈疏云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玄朝服凡朝服卿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為弁制正自相玄也諸侯會同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臣從君于王朝得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

等差卿大夫玄冕與君裨冕不同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則亦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服朝服以聘使得專爲賓禮空優崇其下有介服空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則朝服其禮一也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明矣會同主兩君相見說上下文無不合先儒出未明會同之義擯相之服故一往舛錯皆不可通也

七十曰耄說

耄之說不一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

六十爲耋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竝
以七十爲耋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
璞注及說文釋名竝以八十爲耋孔沖遠詩疏云耋有
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云耋之年齒無明文邵
二雲爾雅正義則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耋九十曰耄
今本脫曰耋二字錢少詹大昕經史荅問宗之近高郵
王氏伯升經義述聞述其父懷祖先生之說據釋文以
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爲後人妄加及孔疏耋無
明文極辨錢說之非誠爲卓見然於耋之三說猶未曾
考訂而得其當也愚案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耋其作七

十曰老者乃後人妄改或轉寫脫誤非古本也射義云耆耋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此耆耋旄期次序與曲禮同（釋文旄本又作耄是旄期卽耄期也）故鄭注及釋文皆引曲禮以解之（釋文全引曲禮鄭注於旄期引曲禮文而於耆耋但云皆老也蓋以旄字與耄不同故必引其文耆耋文與曲禮同故省之）耋次於耆之下旄之上其爲七十甚明古人稱年齒必有序未有越次而言之者周語召公諫厲王云耆艾修之後漢書明帝紀云有司其存耆耋必以次序言之皆七十曰耋之證也若八十曰耋則六十之下不得越七十而言耆耋也若六十曰耋則旣言耆何又重言耋乎六十曰耆經有明文何得改爲耋乎且年方

六十耎可通稱爲耋乎釋名云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方言云眉黎耋鮐老也郭璞注云黎言面色如凍黎鮐言背皮如鮐魚大雅云黃耇台背毛傳云台背大老也耋與黎鮐並稱皆爲大老可知故易言大耋大耋猶大老也六十非大老則不得爲耋明矣八十雖可稱耋然旣曰耄安得又曰耋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耋可知耋爲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耋大雅板篇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是毛公旣以八十爲耄必不復以八十爲耋矣今本作八十曰耋或後人據他書改之也夫老者艾耆耋耄期之總名也說文老从人

毛匕言須髮變白也人至五十始衰須髮已變故謂之艾曲禮釋文云艾謂蒼艾色也孔疏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艾即所謂斑白亦即所謂二毛杜注左傳云頭白有二色左僖二十二年傳云君子不禽二毛又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杜注云胡耇元老之稱孫炎注爾雅云耇面如凍棃色似浮垢舍人云色赤黑如狗以狗擬尊長是大不敬也詩言黃耇台背方言耋鮐連文則耇與耋相當色似浮垢即面如鐵色也胡與遐聲相轉遐者久遠也胡耇者歷年久遠色似浮垢也故杜解爲元老孔疏引謚法保民耆艾曰胡非也元老猶大耋也傳言胡耇尊於二毛則二毛即五十之艾可知矣周

官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中庸燕毛亦此義老者有二毛故曰毛然則五十固可稱老矣王制言養老謂五十養於鄉又云五十異粻又云五十杖於家又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以五十爲老者也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下言老者衣帛又稱西伯善養老而云五十非帛不煖亦以五十爲老者也五十已稱爲老六十更不必言又何待七十始曰老乎人生以百年爲期然不必盡百年也五十以下爲夭折五十以上爲壽考約而言之壽有三等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壽六十爲下壽魯頌所謂三壽也鄭箋云三壽三卿非也朱傳謂未詳始亦有疑于鄭之說

與人自少而壯而老分爲三限論語君子三戒如此少亦曰弱孟子所謂老弱也惟少則三壽皆同壯老各異上壽三十至六十爲壯七十至百歲爲老中壽三十至五十爲壯六十至八十爲老下壽三十四十爲壯五十六十爲老是則上壽七十始衰爲老中壽六十始衰爲老下壽五十始衰爲老天下下壽最多中壽巳少杜少陵詩云人生七十古來希此說誠然試觀孔子大聖僅享中壽顏子大賢不免于夭推而上之武王年止六十有七又上至于唐虞大舜亦止百歲然則謂古人多壽者非也古人壽算亦與今人同上壽尤罕覯故養老之典必始于五十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耆巳訓爲老葢以中下壽爲率也經義無所不通以下壽言艾爲耆艾色以中壽上壽言則艾訓爲治釋名五十曰艾艾治

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曲禮釋文亦載二說以中下壽言耆者訓爲老又訓爲指指事使人也以上壽言則耆者訓爲至漸至老境也又中下壽耋訓爲鐵色上壽則耋訓爲老也若七十曰老則惟上壽可言經文何必舉極難得之人以爲率乎若謂經文數十年至百年是明以上壽爲言則又不然觀其于八十九十不以十年而殊稱而統稱爲耄可知非專言上壽也鄭注云耄惛忘也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荒即惛忘之義漢志作眊荒說文從之眊爲目昏兩目昏眊則心之惛忘亦可知人至惛忘則精神已衰不過十年必衰安能延至二十年之久乎乃知八十而耄者以中壽之人言也九十而耄者以上壽之人言也經旣通三壽而言何得專以老屬之七十乎且老之名自八

十以上至百年或壽踰百歲亦無不可稱說文以毛髮之變訓老其變亦不一始而微白繼而半黑半白後乃純白再後又變爲黃魯頌言黃髮台背又言黃髮兒齒大雅言以祈黃耇黃言髮耇言面色儀禮士冠禮祝辭言黃耇無疆可知黃髮爲大老之徵也許君言須髮變白特大略言之耳爾雅釋詁云黃髮齯齒台背耇老壽也說文云壽久也是壽之最久者稱老也釋名云老朽也人老之至精神內枯如木之朽則老去死不遠矣若謂七十曰老似八十以上不得稱老也說文云考老也老考也考有成義物老則成人亦如之又考爲父祖爲王考老

訓爲考者亦以有子孫能事父祖也然則人自五十至百年無不可稱老老誠艾耆耊耄期之總名也老不可專屬七十則七十曰耊無疑矣曲禮在漢時已有二本凡傳注字書言七十曰耊者所見眞古本也其謂八十曰耊六十曰耊者所見之本卽今本也孔沖遠謂耊無正文未見古本故云然耳然眞古本至唐猶存徐彥公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耊與此異也李賢後漢書注云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耊此二人所見之本乃眞古本之傳于唐者而徐彥反以爲今本與古本異始未能考訂其是非也竊思古本七

十日耋後人改爲七十曰老者蓋以孟子王制皆有耆老之文又孟子老者衣帛食肉一作七十者衣帛食肉又左傳公羊傳皆有耋老之說竊謂六十曰耆則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六十曰耋七十曰老八十曰耋七十曰老故耋老連文不知老爲高年通稱耆耋字皆从老故皆以老字足成其文耆老猶言老之耆者耋老猶言老之耋者耆老耋老亦猶周官言老耄也桓公年方七十故曰伯舅耋老若老爲七十耋爲八十或六十豈宰孔不知桓公之年而爲是兩岐之詞乎孟子王制言耆老此爲凡老者之通稱舉六十以該其餘也若謂六十

曰耆七十曰老豈大王之屬老者而告之不及於八十以上者乎王者養耆老以致孝當更隆于耄期之人豈反不及之乎七十衣帛食肉是以七十該五十一作老者衣帛食肉是五十以上皆可稱老豈專以七十爲老乎夫然七十曰耊之改爲老其說必不可通也王氏但知八十下有曰耊二字之非古本而不知七十曰老之非古語故詳考而明辨之

棟梁解

棟梁之義自來未有確解或混梁于棟或混楣于梁或謂棟横而梁縱或謂棟梁皆屋之覆者此數說皆非也

案爾雅杗廇謂之梁說文云杗棟也列子雍門鬻歌餘音遶梁欐莊子作梁麗注云一曰屋棟唐韻集韻因皆以欐爲棟欐梁聲相轉欐即梁也列子言梁欐亙文也是混梁于棟也不知梁與棟異棟爲屋脊其木必直而梁之木則微曲如橋梁然故謂之梁小雅三星在罶毛傳罶曲梁也爾雅云凡曲者爲罶爾雅言杗廇謂之梁廇與罶聲相近蓋梁曲如罶故名杗廇也班固西京賦云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應龍虹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可知梁與棟異矣且遶者周圜之義梁上有短柱論語山節藻棁包咸注棁梁上楹也棁一作棳爾雅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郭注侏儒柱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柱短故以名之則梁木四圜

空虛故可言遠若棟則三面皆實豈可言遠乎梁之非棟明矣戰國策云蘇秦頭縣於梁此梁在室中是凡橫木皆謂之梁棟得與梁通然棟可通稱爲梁梁不可通稱爲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梁非居中安得謂之棟乎然則以梁爲棟者非也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再拜鄭注云楣謂之梁是混楣于梁也不知爾雅楣謂之梁此楣爲相字之譌上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下云樞謂之棖閾楔與棖皆是門材則梁非堂上之材可知釋文云楣本或作相說文訓相爲門樞之橫木與爾雅合楣當爲相明矣相之爲言冒也所以冒棖與樞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

則物當楣鄭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然則正中之横木曰棟棟前之横木曰楣楣之下有梁梁所以持楹上有短柱以承夫楣楹上有棳切承楣一曰欂櫨楣之木直梁之木曲楣之木小梁之木大楣上承椽桷以覆瓦其木空直梁在楣下故可曲以爲容也楣非屋脊其木空小于棟梁與棟皆爲大木以兩楹最大梁所以持楹也是楣與梁判然兩物雖横木皆可稱梁要是通義非正義也鄉飲酒注云楣前梁也此以横木通稱爲梁而楣爲前梁曰前梁則非正名爲梁可知然則以梁爲楣者非也邵二雲爾雅正義云堂上之梁大而居中其前横列者爲楣又謂梁縱而楣横不知此今之梁非古之

梁也今之梁縱古之梁橫今之梁有二古之梁則一何
以知之二梁縱列當有四楹而古之堂上惟有兩楹不
得有二梁縱列梁與衡通衡與橫通又可知其非縱也
喪服四制諒闇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
謂柱楣正以梁與楣同爲橫木故楣可通爲梁若梁縱
而楣橫不可通稱矣然則謂梁爲縱列者非也程氏瑤
田釋宮小記謂棟梁皆屋之上覆者竝非大木然左傳
云棟折榱崩僑語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檀弓云梁木
其壞淮南子主術訓云木大者以爲舟航柱梁韓昌黎
進學解云大木爲杗是棟梁爲大木非屋之上覆者明

甚程氏據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因謂棟梁所用者細枝可證其非大木不知此細枝對大根而言非最細之枝也古者棺槨最厚最大當用八片合就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可知其非四片合成矣然或每面三四片則棺不固故當八片合成也檀弓言柏椁以端端頭也用柏木之頭爲之長六尺此謂天子之椁每片廣六尺大棺之廣每片當三尺五寸諸侯椁每片廣五尺大棺二尺九寸大夫椁每片廣三尺六寸大棺二尺是棺椁之材固甚大也詳棺椁考大根徑有七八尺或六七尺方可以爲棺椁凡木兩旁須削去其皮及其不直者故椁廣六尺木約當八尺則其細

枝之徑當有一二尺豈不可爲棟梁乎棟梁徑有一二尺豈不可謂大木乎且莊子此文其上云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藾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芘焉則其枝甚長不知若干丈其徑又不止一二尺矣下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夫禪傍楷也麗梁也麗曰高名名之爲言大也凡言名山名川名魚皆謂大也林西仲以爲高明之家非是三圍二尺七寸四圍三尺六寸鄭注衆服云中人之抿圍九寸此圍字旳解崔譔注云環八尺曰圍非也以徑一圍三約之圍二尺七寸徑九寸圍三尺六寸徑一尺二寸棟梁之爲大木又甚明矣程氏以三圍四圍爲小是曲說也若屋之上覆者其材安

有三闔四闔者乎程氏又謂鄉射序則物當棟堂則物
當楣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可知棟非極之橫材梁
非持楹之材也然記云射自楹閒物長如笴是堂之物
當楣者正當楹也誘射由楹外者以物在楹閒故不鉤
楹內而從楹外以進於楹閒也下云司馬升自西階鉤
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亦可見物在楹閒若物在楹
南則不必鉤楹矣況鄉射矦道五十步必正當棟與楣
矦道方有準則若謂極南至於楹皆謂之棟楹南盡於
承霤皆謂之楣亦謂之梁（此程氏說）而物在此閒何以為五
十步之準乎程氏又據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非屋之

覆於上者烏在其待風雨也不知棟宇是舉兩頭以該中間有棟宇則榱桷茨瓦皆有所傳可以待風雨矣且宇非梁也說文宇屋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宇之非梁明矣如程氏說何不云上棟下梁乎然則謂棟梁爲屋之上覆者尤非也又案爾雅棟謂之桴棟在屋中至高之處故有桴名桴之爲言浮也說文云桴眉棟名一本無眉字徐鍇繫傳云桴謂屋前後檐橫棟也眉楣同也邵二雲云檐之橫梁爲楣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棟耳然經傳言棟者皆指中棟未有以楣爲棟者也說文云棟極也極亦訓爲中

也北極居天之中皇極居九疇之中皆此義也楣不得謂之極亦不得謂之桴豈可通稱爲棟乎說文肩棟肩字當是傳寫誤衍而繫傳𡨋解之也班固西都賦云荷棟桴而高驤則桴爲最高之棟明矣又說文云甍棟也釋名云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韋昭注晉語杜預注左傳薛綜注西京賦李善注雪賦並以甍爲棟夫甍字从瓦而聲與蒙相轉是瓦之覆蒙屋上者爲甍也若是屋棟其文何以从瓦又何有覆蒙之義乎左襄二十八年傳慶舍猶援廟桷動於甍惟甍爲覆桷之瓦故摯援廟桷之題得動其甍此言其多力摯一桷而屋瓦皆動也若以甍

爲棟大公之廟最淺棖題之去棟當有八丈詳廟寢制度考豈能援題而動于棟乎晉語云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惟甍爲覆室之瓦故云無所復加若以甍爲棟則猶當施椽覆瓦何謂無以加乎張平子西京賦云鳳騫翥於甍標謂設鳳皇於檐阿也在屋瓦之末故謂之標若棟則最上之處何謂之標乎薛綜注謂作鳳皇以函屋上當棟中央既在中央尤不可謂之標矣謝惠連雪賦云始緣甍而冒棟棟最高峻雪不易積必甍上積滿乃冒乎棟也若甍即是棟何既云甍復云棟乎下句云終開簾而入隙字林云隙壁際孔簾非即隙則甍非即棟可知矣又說文云棼複屋棟

也李善注文選悉用其說夫棼字从林聲與紛相近其義本爲林木紛錯而屋椽布列有似於林木之棼然故名爲棼周官巾車云素車棼蔽鄭注棼麻布也左隱四年傳云猶治絲而棼之也屋椽最多複屋尤紛然錯出又有似於麻絲也若棟則一而已安得如林木與麻絲乎卽複屋重棟而上下並在一處亦不見紛列之形也班固西都賦云列棼橑以布翼翼爲屋榮本說文如鳥之舒翼故曰翼又曰列曰布則棼非棟明矣且下句棟桴與棼橑對棟桴一物則棼橑亦一物橑爲椽本說文棼亦爲椽也橑亦作轑漢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云轑椽也

重轑重棼也是棼即橑也若以棼爲棟何得謂布翼又何得與棟桴對乎西京賦云增桴重棼鍔鍔列列此言重屋之制棟與椽皆重增亦重也鍔鍔言其高列列言其多也若棼爲棟則既言增桴何又言重棼乎棼之非棟可無疑矣此三說者混棟于楣于甍于棼而棟失其爲棟夫棟爲屋之最尊乃爲衆材所奪梁次于棟亦失其所以爲梁宮室之制亂矣睗故詳考而明辨之

禜祭考

說文云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案左昭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許君蓋據此文然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禬四曰禜禜與禬別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禬刮聲相近故以刮訓之）說文云禬會福祭也（从示會聲聲兼會意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癘疫即疾殃是禬之祭主於癘疫可知禜之祭主于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鄭謂宗當為禜也雪霜風雨之不時為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禬禜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禬禜一類故禳癘疫亦通謂之禜也禜

之祭雖有月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昭注云此謂二王
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禜于日月星
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禜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
祭禜是禜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禜於山川者多也禜祭
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鄭
注天烖疫癘水旱也是禜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
不及社稷以臺駘爲汾神故也漢儒泥左氏之文遂不
及社稷實爲闕略且禜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
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于春秋二

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社祭土神稷祭穀神所以祈百穀之豐稔禜祭山川天子幷祭星辰所以祈雨暘時若亦即所以祈百穀之豐稔故曰其義略同也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禜社有定時則禜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實尊于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則祭禜如雩因因旱而祭亦有不因旱而祭其祭有定時者月令仲夏大雩帝是也禜在仲春故雩在仲夏天子禜祭星辰以及山川大雩則祭天而日月星辰社稷山川百神皆祀禜小而雩大也以盛陽之時待雨尤急故特大其祭也諸侯禜不得祭星辰雩亦不得祭天若禜于山川而雩則社稷山川竝舉亦禜小而雩大也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當爲禜此但言星而不及日月蓋天子春秋

幽禜祭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是爲六宗六宗以鄭君說爲確此本鄭說也故其字亦作宗總之皆星也星爲五緯辰爲二十八宿司中司命皆文昌星飌師箕星雨師畢星要之皆星也不及日月者以日月已自有春秋之祭也此有定時者也祭法又曰雩禜祭水旱也天子雩禜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川無不舉祭有似于雩故曰雩禜知雩禜非二祭者以上文所言皆一祭此不應獨異也且雩爲旱而祭而禜非專爲水而祭兼一祭水旱則雩禜爲一祭明矣此無定時者也祭法所言泰壇泰折王宮夜明諸祭皆天子之禮則幽禜雩禜亦皆天子之禮可知矣雩大于禜禜大于酺雩祭天帝而禜祭日月星辰雩亦祭地雲漢詩云上下奠瘞是雩亦祭地也而禜祭社稷山川禜

分舉于春秋而雩特行于仲夏是雩大而禜小也黨正爲下大夫而祭禜族師爲上士而祭酺是禜大而酺小也禜與雩異者雩專主于求雨禳旱而禜則兼雨暘水旱幷及疾疫也禜與酺異者酺主于人物災害而禜則主于雨暘水旱也禜之祭有壇鄭注黨正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祭法泰壇泰折王宮夜明皆是壇則幽禜雩禜亦爲壇也賈逵注左傳謂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杜注從之孔疏云營其地立攢表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此與說文設綿蕝爲營同禜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外爲營域其中則有壇也禜祭亦有牲鄭注大祝云造

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雲漢詩言靡愛斯牲此禜用牲之確證杜注但言用幣蓋據左氏言天災有幣無牲也不知天災惟日月食不用牲若水旱則無不用牲者春秋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蓋當鼓于朝不當鼓于社當用牲于社不當用牲于門故書以譏之非謂不可用牲也左氏之言殆未可據矣

## 夾室考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爲右房近孔撝約禮學卮言戴東原考工記圖亦皆以左右房圖於夾室之後案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南

面告具于公時公在東序內宰夫立于東房南告之則房在序內甚明士喪禮云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賈公彥云夾皆在序外可知房不在夾之北也又上文云大夫立于東夾南若夾之後爲房是東房南卽東夾何以不言東夾而言負東房南面乎又士冠禮云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記云適子冠于阼是筵于東序在阼階上而云冠者出房則房在序內矣古者房戶在房之東偏與東序相近此戶南向與室戶同又有西向之戶以通房于室所謂西南其戶也右房戶亦偏東向南而無東向之戶蓋左房爲婦人行禮之處故有戶以通于室否則必出至于堂而旋轉入室矣若右房所以藏器物故不

必有通室之戶也又左房無北壅以爲北堂右房則有北壅亦自不同故出房南面卽東序少北之位安得謂房在夾北乎又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藏記以爲賓主夾之蓋主人席阼階上賓席牖戶閒牖西戶東乃設依之處堂之正中也而尊設于房西戶東爲在賓主之閒也若房在夾北則房戶之閒卽序端矣何不言序端而言房戶閒尊與主人相直何得謂賓主夾之乎特牲饋食禮云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以房中有內洗上文云主婦盥于房中在房之西北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左房西北當室東北隅故知豆籩鉶在房中之東此言東西之節也其南北之節則與夾北相當非謂房在

夾北也李氏據此而謂夾通爲房中誤矣宮室之制中閒前堂後室兩旁亦前堂後室以序別之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釋名云序次序也堂兩旁爲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案中堂之兩旁爲東西堂可謂夾而不可謂夾室亦云夾室者散文通也猶言明堂九室也尚書大傳云三分堂廣以其二爲內鄭注以內爲東西序之內是中堂最廣故其室有左右房東西堂狹故其室無左右房前堂後室通謂之夾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筍席此以堂言也鳳閉西序東序之席皆設于堂可知西夾之席亦必在堂而不在室矣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此以室言也室中之牆謂之墉日西墉可知其在室而不在堂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此兼堂室而言也鄭注東夾南東於堂賈疏謂立于堂下當東夾是巳而解東夾北謂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不知北堂之南即是房中安得謂東夾北乎東夾南在堂下東夾北何以在堂上乎然則東夾北者其位當在北堂之下與夾室相當也賈疏北堂之南南字或是下字之譌東西夾亦謂之廂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廟後之寢無東西廂則序外堂室皆無非有夾室而無前堂也是知廟之東西廂亦兼前堂後室而言矣說文廂廊也廊東西序也玉篇亦以廂為東西序廂在東西序外以屬于序故通謂之序序互堂室則廂亦必兼堂室矣郭注以為夾室前堂鄭注公食大夫禮以箱為東夾

之前待事之處是專以夾爲室以箱爲堂（箱與廂通）失其義矣廂之爲言相也夾于中堂正室兩旁有相輔之義故謂之廂（其作箱者同音假借也）鄭君以爲義取相翔史記索隱以爲形似箱篋皆非也夾又謂之个左氏昭公四年傳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个與夾其義同个夾與相亦同刎脊之兩旁謂之相矦之左右謂之左右个其義一也（明堂左右个與廟寢東西夾同）萬充宗謂東西廂在堂下其謬較郭說尤甚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未言降階則箱在堂上明矣始由不知爾雅無東西箱曰寢之爲廟後之寢而誤解耳

卷上八終

# 求古錄禮說卷七

臨海誠齋金　鶚

## 冬祀行辨

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作冬祀井班固白虎通及劉昭范曄高堂隆皆然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竊謂冬祀行者非也先王之制祭祀各有精義春與秋對戶與門亦對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故祀門戶于春秋之中（五祀非每月皆祀當於四仲行之）戶奇為陽故祀于春門偶為陰故祀于秋火旺于夏竈火也

故祀于夏水旺于冬井水也故祀于冬夏與冬對故竈與井亦對若冬祀行行與竈不對也且行之于冬又何所取義乎冬屬陰而行不爲陰冬主藏而行不爲藏眞不可通矣高誘注淮南子云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然中霤戶竈與門孰不在內而必以行爲在內乎況行神不必在門內行主于外當于城外祭之即道祭也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孔疏云祭之時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詳祭祀差等說其祭宮內行神之軷與城外祖祭之軷制亦不殊案聘禮云釋

幣于行此行神固在廟門外西方本注鄭然但釋幣而已

未嘗祭也上文釋幣于禰云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又云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是未嘗祭也

然則釋幣于行亦必不祭矣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此祖在國門外

亦本注疏乃有祭也然則聘使初釋幣以告行神後出國門

外爲軷壇祭之祭行不于宮內明矣祭法言七祀五祀

最爲紕繆司命大神泰厲人鬼一切混入姝爲非禮而謂天子諸侯祀國行

次于國門之下卻可爲祀行在國外之一證也夫祀行

在國門外豈可與戶竈中霤等竝列爲五祀況行非常

祀必有遠行乃祭又豈可與戶竈等之每年常祀者等

列哉五祀之不當有行無疑矣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

活水火甚切于日用人之所賴以生皆不可以不報也五祀之當有井又何疑乎楊升菴云井卽行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不知八家同井謂田如井字八家同之非汲水之井也若謂八家同汲一井于經無據天子諸侯大夫皆立五祀其宮中且有內外二井（詳廟寢制度考）安有八出之道乎民閒卽或有同井者而名之爲行是不祭井而祭井閒之道殊無謂矣

## 禘祭考

禘祭之說紛如聚訟迄今無定論竊謂古今說禘者以

漢鄭康成為優自王肅駁之於前宋儒排之於後而鄭說遂廢是可恨也近孔撝約惠定宇始發明鄭義孫淵如又申明之鄭學乃行然禘之大綱有二一曰禘郊之禘一曰禘祫之禘禘郊之說鄭氏大槩得之而亦不能無失至于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君不能正其失玆一以經正之夫禘者諸大祭之總名凡七祭禘郊之禘其目有五一曰圜丘之禘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孔疏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夏后氏以下禘義亦然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一節注亦云此禘大祭也王肅聖證

論難之云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鶚案鄭氏以禘爲祭天圜丘帝嚳配之此說最確請列三證以明之周語周定王謂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昭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房大俎也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魯頌籩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引國語謂禘郊之事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則房烝耳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卽大禘也此禘祫之禘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禖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爲之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考魯
之郊禘非成王所賜江愼修謂僖公始僭其說是也禘
本行於季夏魯禘多行於孟秋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
秋謂之大嘗七月而禘見于僖公時本非獻子爲之禖
記似不可信抑或獻子以後始常用七月與魯頌言莊
公之子明是僖公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是
郊天繼而秋而載嘗必是大嘗禘可知大嘗亦謂之禘猶祭統
以大嘗禘與郊連言也載始也謂祭在秋之始則七月

也周正時月皆故于此亦可見白牡騂剛犧尊大房萬舞與明堂位所謂白牡犧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等語略同可知卽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說固泥而大禘未嘗不在其中釋文肆他歷反解骨體貫疏薦熟之時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是薦熟時無全烝也又云灌後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于神坐所謂薦腥也是薦腥時亦無全烝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郊正祭時以薦血爲始其用全烝可知蓋不豚解薦腥故薦血也大饗指宗廟大禘正祭時以薦腥爲始薦腥必豚解其無全烝可知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一證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楚語觀射父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合則其所謂禘者必

祭天也若宗廟之禘豈有用犢之禮繭栗謂犢角如繭如栗也二證也此條孔氏孫氏已引茲欲詳考故亦引之楚語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禘郊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牲也宗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牲乎且以宗廟對禘郊則禘非宗廟之禘甚明中庸以宗廟對郊社與此正同中庸又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彼以禘嘗與郊社對則其禘爲宗廟之禘可知此以禘郊與宗廟對則其禘爲圜丘之禘可知禘與郊類敘而以禘先郊禘爲圜丘之祭可知三證也且禘之爲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非本義也說文

禘諦祭也專指宗廟之禘失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禘祭有七而圜丘之祭爲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孫炎郭璞注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非也王肅見禘大祭與繹又祭連文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思上文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旣伯旣禱馬祭也伯祭馬祖房星是天神之小者類祭上帝則大矣然告祭非正祭其禮殺于郊不得爲大祭故繼之曰禘大祭也祭星以下皆天神而師祭也以下三句皆用也字爲語助辭文體一例何謂禘非祭天乎至繹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此泛言宗廟繹

祭之禮非專指禘祫之繹則禘爲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禘哉況此文在釋天篇中則諸大祭自當以天爲主豈有專指宗廟而反遺祭天之理王肅之說亦甚固矣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于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非禘也周官圜丘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同故不一一言之豈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箸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祀大神謂圜丘

南郊祭大示謂方丘北郊享大鬼謂宗廟禘祫大祭祀則總言之亦有專指宗廟者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也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王肅之說又甚固矣且禘嚳之禘肅謂以稷配嚳肅謂祀嚳于后稷廟以稷配之是以祖配祖也經傳惟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后稷或謂帝嚳之孫或謂帝嚳之子肅據大戴禮及史記以后稷爲帝嚳子以子配父以孫配祖有是理乎配字古與妃通詩天立厥妃孔疏妃字音亦爲配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是配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對也釋名配輩也然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此夫婦配享夫婦敵體也郊天之禮主以日配

以月此日月配享日月亦相對也至于以人神配享天地蓋以天地人參爲三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可以配之也虞夏殷周配天之祖皆以其有大功德足配天地不然四代之祖多矣何必以黃帝帝嚳諸人配天哉昌意在顓頊之前乃不祖昌意而祖顓頊其意可見矣舜不宗瞍而宗堯亦以瞍無功德也（禘郊祖宗皆配天故連類及之）夏之郊鯀此必無之事卽有之亦夏之末造也（本金仁山）以人神配天地之義蓋如此若臣之於君尊卑懸絕而有大功者禘祫得與享亦不可謂之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曰從享則非配享矣（魏高堂隆議功）

臣配享于先王唐太宗令功臣配享廟庭配享之名起於後世非先王之禮也子之於父尊卑亦縣絶曲禮曰父子不同席內則曰父子異宮皆所以別尊卑也祖爲大父其尊實與父同惟祖孫同昭穆故孫得祔於祖然祔與附通禮記大夫附于士注云附讀爲祔玉篇附訓爲依非配合之義孟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詩云予曰有疏附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孫以卑附尊義亦猶是且孫祔於祖非與祖配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昭祔于昭穆祔于穆祖遷而孫居其廟孫與祖不同廟也又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隮訓爲升不徒曰祔而曰升祔亦可見尊卑之異也惡得與祖配食哉然則以子孫配祖父必無此禮而

禘爲配天無疑矣王肅又曰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
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尊稷及文武
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乎是又不然祖
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
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
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
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邰天子諸侯皆以
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
嚳也稷契旣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
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

嚳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嚳而卑稷也王肅又曰周若有嚳配圜丘則仲尼當稱嚳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嚳配圜丘非也是又不然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嚳配圜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嚳者以方言嚴父意

主於近者稷近而嚳遠故略嚳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
經無帝嚳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宋楊信齋又駁鄭
云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禘文皆在郊上葢郊止於
稷而禘上及乎嚳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
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誤矣是
又不然祭法言配祭之人其嚳遠於稷故禘在郊上說
固可通然國語多言禘郊皆不言配祭之人禘亦在郊
上則何也彼謂以祖配祖雖大祭亦祭人鬼耳天神尊
於地示地示尊於人鬼此尊卑一定之序豈可以人鬼
先於天神哉故諸經言祭天地皆先於宗廟約舉之如

易言享帝立廟書言郊社宗廟王制言祭天地宗廟月令言季春獻繭給郊廟之服月令兩言郊廟之服又言郊廟之薪燎凡三見禮運言郊社祖廟祭統言魯之郊社大嘗禘仲尼燕居言郊社嘗禘是也惟曾子問言嘗禘郊社疑記者之誤惠定宇云孝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宗祭在四大祭之末尚爲配天豈禘在四大祭之上反不得爲配天之祭哉斯言得之矣鄭氏以禘爲圜丘之祭其說固當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樂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則不免於謬妄也鄭注君奭裕于皇天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注論語皇皇后帝云

帝謂太微五帝皆謬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此昊天上帝之正解謂之昊天者古尙書說云元氣廣大曰昊天是也見大宗伯疏有曰皇天者皇大也本說文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古尙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非也魯頌皇皇后帝后君也若以皇爲君則是君君君帝矣不亦贅乎蓋皇皇言其大后則尊而君之耳孔疏皇皇爲美亦非合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爲天也一曰方丘之禘大司樂夏日至澤中方丘一節鄭注此亦禘大祭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蕬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禘郊

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方澤當作方丘此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舜典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祀昊天而不言祭地中庸言郊社所以事上

帝而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魯語亦言四代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前德令哲三辰五行九州山澤非是不在祀典夫地與天對其尊至矣反不得如社稷山川等之爲典祀乎茲何以不言也是知祭地之禮卽在禘郊中也孰謂祭地非禘乎鄭氏以方丘之祭爲禘卓識自超千古但謂方丘地示主崑崙北郊則祭神州地示抑又非矣地與天對謂之祭地必是普天下全載之地方丘北郊地示不當有異也天子有王社大社王社祭畿內土神大社祭中國九州土神則北郊必祭全載之地矣若方丘北郊已分爲二則

大社何以別於北郊乎社有大小地無大小大社王社有別方丘北郊不宜有別也其別爲二祭者以配祭之人別之非以地示別之也至於崑崙神州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亦是緯書更爲謬妄此亦鄭氏之失也（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又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不知大地渾圓如毬中土居赤道之北是天地非有傾缺中國亦非在東南隅也彼以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于東南海故爲此說豈知南極隱見無定中國所濱之東南海非大地盡于此也海之東一南又有地矣中國九州豈果僻處大地之東南隅哉）

曰南郊之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鄭氏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又以郊與圜丘分為二祭其說最確荀子云王者天太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為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即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腳又是禘即郊之確證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

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萬物本乎天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腳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郊之證也人受氣於父母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然以天地爲父母其報本猶近若自父母而推其所由始以至于遠祖又自遠祖而上推之直至于開闢之初則天地實人之始祖矣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說最明況王者爲天之宗子則以祖所自出爲天又何疑乎王肅難鄭云鄭玄旣以祭法禘嚳爲配圜

丘之祀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為冬至圜丘之祭郊為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為郊也然安知非圜丘之禘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經文本泛言此舉后稷為例耳）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于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于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

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嚳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遠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㪚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其亦考之不詳矣又云郊卽圜丘所在言之謂之郊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冬至祭天于圜

丘知圜丘與郊一也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是郊卽圜丘也是又不然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郭注地自然生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鄭注謂冬至祭天在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鄭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據此圜丘非人所築之壇甚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此南郊之祭壇之言坦也壇之界域謂之垗（亦作兆郊特牲兆于南郊）說文云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夫壇爲坦畤爲基址其卑可知（覲禮方明壇深四尺其餘可知）安得謂之丘邪且周

禮不徒言圜丘而言地上之圜丘不徒曰方丘而言澤中之方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丘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又泰壇必在南郊近城正南泰折必在北郊近城正北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若圜丘方丘取象天地非人所爲則無定處但在南北二方不必正南正北亦不必在近郊孔沖遠謂圜丘亦在國南但不必近郊此說是也賈疏謂取丘之自然無問東西南北皆可則非于陰陽之義矣苟必于近郊求之安得有方圜之自然者乎由此言之郊壇與圜丘顯然不同地矣況圜丘祭以冬日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

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圜丘不同月也圜丘旣用冬日至則不卜月而郊必卜日郊特牲言卜郊甚詳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大神謂郊天云亦如之則必卜日可知郊特牲言周郊用辛日若冬至日豈必辛乎郊非圜丘明矣肅謂周郊于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於冬至之月不用冬至之日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

日至圜丘為一祭然周禮明言冬日至確是冬至之日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日或兼夏至日易復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在冬至一日若以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月朔巡狩未聞是月不省方也然則周禮冬日至不得謂冬至之月可知矣且郊在冬至之月又必用辛日其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之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凡郊卜上辛不吉卜中辛又不吉卜下辛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不

郊是廢大典也用丑月上辛則非冬至之月也先冬至辛日陽氣未生不可郊也降神與正祭作兩次行之或相距十日禮所必無也此皆不可通者也然則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者果何說邪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律厤志武成篇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與逸周書同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時武王故於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也說者皆以至爲冬至誤矣至于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尚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此鄭氏之說郊特牲注至當

不易而郊非圜丘更可知矣周頌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無注孔疏謂南北郊竊疑南北郊固歌此詩而圜丘方丘亦用之葢禘郊通稱也周禮言祀昊天鄭皆指圜丘之祭此詩首言昊天豈非圜丘樂歌乎詩言天而不言地地該於天也序言郊而不言圜丘圜丘通於郊也安得謂周頌無圜丘樂歌乎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稷為周之大祖稷親而嚳疏也豈可以嚳配圜丘無文遂斷為郊卽圜丘哉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為報本孟春之郊報本而兼祈

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

郊專以祈穀非也（萬充宗謂郊惟日至一祭祈穀禮不名郊說亦非）鄭氏謂郊非圜丘固勝於王而謂圜丘祭北辰耀魄寶南郊則祭感生帝夏祭白招拒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姝為誕妄考其所本皆出緯書（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苞亦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靈威仰汁光紀等名皆春秋緯文耀鉤文）緯書為五經根荄而鄭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夫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時一方是五行之精為天之佐猶四嶽之於地三公之於王耳豈可謂五帝即天乎周禮掌次上言大旅上帝下言祀五帝與朝日連文司服上言祀昊天上帝下言祀五帝

大宰上言祀五帝下言祀大神示大神謂天亦別而言之則知五帝與天顯然有別祀五帝與朝日同張大次小次而與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不同五帝之卑於天可知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嶽瀆等四類謂日月等是五帝之尊與日月嶽瀆大略相準故掌次與朝日同其儀也又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上帝別言于天之下明非天帝鄭注以為五帝是也大宗伯言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與四望對鄭注以為五帝亦是職金旅上帝獨言上帝當是昊天鄭必以為五帝非也肆師云類造上帝豈非天乎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以上帝為五帝王制類于上帝禮器饗帝于郊悉以為五帝雜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

上帝皆以為靈威仰並非旅上帝與旅四望對言則五帝與四望略相等可知而其卑於天益明矣曾謂王者感生于五帝而郊祀大祭以五帝主之乎周為蒼帝之子姝無所據靈威仰等名又甚怪僻董仲舒劉向馬融輩皆言周人祀昊天于郊未有言祀靈威仰者也王肅難之當矣鄭氏又以五帝與天為六天夫天一而已矣豈有六耶其說亦謬孫淵如謂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謂郊祭天而詩有帝立子生商之文此感生帝之證不知帝立子生商承有娀方將之下蓋言有娀之國方大天立其子為高辛氏之世妃鄭氏謂稷契非嚳子以簡狄為高辛氏世妃因以生契也豈謂黑帝生契乎毛傳有娀

契母也契生商也文義雖未協要無黑帝生契之說鄭箋乃云帝黑帝也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大非經旨吞卵之說甚爲誕妄歐陽公曾力辨之而朱子詩傳仍取鄭說以解天命玄鳥二句致後學迷惑是可憾矣淵如又謂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五帝若無靈威仰等號何以辨之不知月令太皞等名卽五帝之號也何謂無號可辨耶鄭注月令以太皞等爲五人帝其說亦誤太皞等爲五帝之號自古有之伏羲等五人帝以五行之德代王後人因以配五帝而以五帝之號稱之耳非五帝本無號也月令言五時生育之主自當以五天

帝言之不宜以五人帝言之也鄭氏又以五帝爲大微五帝考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皆言太微宮內五星五帝座是大微五帝乃星名也豈可以星爲帝哉且五帝分主五行當各居其方必不聚于一處如五帝座之在太微垣也五帝座星名非古始起於甘石諸家彼以天有五帝爲大帝之佐故於太微垣取五星爲五帝在紫微天皇大帝之前今所謂句陳大星當是天皇大帝亦曰大乙此處正當北極卽論語北辰步天歌乃取一小星爲天皇大帝又別有太乙又別有帝星非也明其輔佐大帝非謂五帝之神皆在是也鄭謂祭大微五帝誤矣一曰北郊之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禘爲

郊董子謂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是祖所自出兼地而言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是以其祖配亦兼配地而言可知北郊亦禘也鄭氏以北郊與方丘爲二祭王肅謂方丘即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詳上南郊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大宰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示謂祭地則北郊必卜日可知北郊非方丘明矣又以周禮考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是玉不同也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黃犢祭法謂瘞

埋于泰折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函鍾爲宮太蔟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而其上文云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故
鄭以黃琮黃犢函鍾等爲方丘所用以兩圭有邸騂犢
奏太蔟爲北郊所用其說自確安得幷方丘北郊爲一
乎但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祇與方丘祭崑崙地祇不
同則亦失之詳上方丘北郊之時經無明文注疏有二說或
謂在建寅之月或謂在建申之月竊謂方丘在午月與
圜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
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

吉而用下辛郊天巳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于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于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一曰明堂之禘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禘郊之下鄭注謂祖宗在明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王武王配之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祖宗通言爾家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

可稱大祖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之大廟也左傳引周書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然則明堂可通稱大祖矣又明堂亦稱清廟大戴禮云明堂茅屋左氏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可知清廟卽明堂也古之宗廟未聞有茅屋其爲明堂明矣穎容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是漢儒以清廟爲明堂也月令明堂四面正室皆稱大廟其外環以水上飾以茅此清廟所由名旣可稱清廟豈不可稱大祖況祖宗之祭行于明堂而明

堂之制又與大廟同其廣大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其稱大祖宜矣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雒邑有明堂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卽明堂位所謂朝諸侯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卽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于此也清廟祀文王于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

即祖宗之祭可知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于清廟明堂此明堂有禘之證也詩箋云禘大祖也大祖謂文王案周之禘當在后稷之廟不當在文王之廟此大祖非明堂故不引為證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為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鄭氏以祖宗為明堂之祭其見卓矣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則舜之宗廟固當祀其先人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為窮蟬之父有

功德有虞氏所宜宗也乃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于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竝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此亦大祖卽明堂之一確證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葢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于宗廟帝嚳與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于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竝列也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言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

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哉鄭氏詩箋以大王與后稷竝稱大祖有是理乎觀此可知其謬矣祖爲文王是文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

明堂乃以祖宗二人竝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竝配況禘郊祀之于壇其禮主于尊故其神稱天本孝經配者宜少明堂祀之于屋其禮主于親故其神稱帝帝者諦也諦有親意配者宜多尊之則遠故以遠祖配之親之則近故以近祖配之配以遠祖故其祭在先配以近祖故其祭在後獨是明堂祭以季秋月令季秋大饗帝鄭注以爲饗于明堂其義有難明者間嘗思之子寅戌皆陽月也祭天必于陽月子爲十二辰之始寅爲四時之始禘郊所以反始故以此二月祭之郊又以祈穀故于孟春萬物萌動之時季秋百穀皆成于此大饗

帝蓋所以報也社稷春祈秋報其義一也王者統緒創于遠祖成于近祖如周之文武王業所由成也故于萬物告成之時祭之朱子謂人生成于父故于季秋成物之時祭之不知明堂宗祀數十世不易豈皆其父乎后稷爲始封之祖故于春之始祭之帝嚳又后稷所始故于陽之始祭之此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文武之配明堂皆爲配天孝經上言嚴父配天下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卽天也但有親之之意故變文言帝耳又天與帝亦通稱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后稷亦可言配上帝矣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祖配謂南郊配天考配謂明

堂配天統而言之曰上帝又可知天帝無異矣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詩言惟天其右之可知明堂饗帝是祭天也鄭氏謂明堂祭五帝而不祭昊天其說殊謬但據孝經緯謂文王爲五帝之宗而爲此說耳竊思明堂有五室以象五行當有五帝神位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明堂法太微其有五帝之位宜矣季秋大饗上帝則以五帝配之猶南郊祭天以日月配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日月稍尊于五帝故日月配郊以五帝配明堂也明堂雖亦祭及五帝然非祭之主陳氏禮書馬貴與文獻通

考皆謂明堂祭五帝當兼祭昊天上帝其說固優于鄭氏而以五帝爲祭之主則亦失之至于文王之配享配上帝非配五帝蓋與五帝同配天猶南郊后稷與日月同配天也鄭謂文王配五帝謬矣又謂武王配五神其說更謬祭法言宗武王卽孝經之宗祀其與文王並配上帝可知句芒等五神爲五帝之佐重該脩熙等所配食者其卑可知以武王配之是卑武王也必不然矣明堂既無專祭五帝之禮則專祭五帝當在何處竊疑其在南郊也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五帝之祀不在明堂而在郊矣五時迎氣各于其方祀之至于合祭五

帝則必在南郊蓋五帝亦天神祭天必就陽位也五時迎氣各祭其帝即在迎氣之日不必卜日也而大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而卜日迎夏迎秋不可服裘也而司服祀五帝則服大裘是知周禮所謂祀五帝者合祀五帝也合祀五帝當在何時竊疑其在周正季冬之月也大蜡合祭羣神在于歲終則合祭五帝亦宜在歲終矣周之季冬夏正之孟冬也五時已備百穀畢登自可合祭五帝以報五行生育之功若夏正季秋冬時猶未至安得合祭五帝乎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祀五帝必服大裘與此時正合若季秋豈可服裘乎鄭謂合祭五

帝在季秋非也又謂巳月大雩合祭五帝豈夏月可服

大裘乎也詳龍見而雩解大雩在午月鄭說非　大雩亦祭天非祭五帝雩壇

亦在南郊但與祭天泰壇及合祭五帝壇皆當别處鄭謂雩祭五帝亦非也禘祫

之禘其目有二一曰宗廟吉禘古者天子三年喪畢新

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之廟謂之

吉禘卽所謂終王之祭也汲郡古文云康王三年吉禘

于先王其證也諸侯謂之大祫春秋文公二年秋八月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

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此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其名

異而其儀亦不同耳魯僭行大禘始于僖公而僭稱吉禘則始于閔公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吉禘必于大祖而于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其不僭用天子之禮樂亦可知矣然則吉禘云者特僭稱其名耳左氏襄公十六年傳云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僭稱吉禘之名未嘗行天子禘禮也吉禘祗有一祭諸侯終喪大祫亦然商頌序云玄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祫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案鄭

氏此箋兩禘夾一祫比年行大禮于經無據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之前未有祫也鄭乃云四月祫此何據乎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以爲大祫大祫之後未有禘也鄭乃云三年禘又何據乎又謂禘于其廟熊氏云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于廟是不合食于大祖也可謂之禘乎禘爲大祭之名豈有特祭一廟之主而可謂禘乎新主初入廟與羣神會故爲合食大祭以相接若特祭新主于義何取乎吉禘于莊公未可以吉而吉祭喪未畢也不可稱禘而稱禘不于大廟合祭而特祭于其廟此魯之失禮者豈可謂周禮亦如是乎鄭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以特

禘于其廟爲三代王者之禮誤矣王制孔疏謂禘祭在練時然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其祭謂之祔不謂之禘練時喪未畢而可稱吉禘乎抑亦誤矣大禘必于夏吉禘則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行于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言魯之禘或行于秋謂之大嘗則天子吉禘行于秋亦稱大嘗可知矣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功臣從享必是大祫非時祫大祫即禘而行于冬必是吉禘此吉禘稱大烝之證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此禘謂吉禘曰烝嘗禘于廟則夏秋冬三時皆有吉禘惟春無吉禘可知矣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不全舉四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謂新主祔廟孫依乎祖祖與羣廟之主皆未遷新死者但有主而無廟先儒謂祔後反主于寢非也萬充宗辨之詳矣練祥禫等皆特祀于主至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所謂烝嘗禘于廟也杜注謂新主旣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大禘乃皆同于吉不知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則宗廟時祭不行矣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皆以新死者言之乃謂

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上下文義皆不順矣黃黎洲駁杜注之誤而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歿者其說亦非總不明喪三年不祭之義耳

一日宗廟大禘先儒禘祫之說紛紛不一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明杜預說後漢書注歐陽禮樂志是也有謂祫則合食大廟禘則各于其廟者鄭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穆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主祭于武

王之廟又祭親廟四者王制疏引鄭氏說也有謂禘止祭毀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注也有謂禘兼毀廟及羣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祫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注也有謂禘小祫大者鄭氏也有謂禘大祫小者王肅孔晁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祫則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大廟者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也至論禘祫之年月有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許叔重鄭氏大宗伯注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者鄭氏王制注商頌箋也有謂五

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禘三年大祭者杜預春秋注也有謂禘則三年祫則五年者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竝三年者徐彥公羊疏杜佑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也有謂禘祫每歲行之者張子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禘以春祫以秋者毛氏魯頌傳也有謂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通典也案經典皆言禘而不言祫王制言祫禘禘祫嘗祫烝曾子問祫祭于祖指時祫言是諸經無大祫之祭也惟公羊傳

有大祫之說然非天子之祭禮也且諸經未有禘祫對言者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以饋食爲禘此皆注家妄說經無明文也禘祫不對言其非二祭明矣諸家以禘祫爲二大祭者妄也劉賈謂一祭二名其說視諸家爲優然猶未當也蓋天子有大禘而無大祫諸侯有大祫而無大禘時祫天子諸侯皆有之時禘異于大祫者時祫惟合羣廟之主大祫則兼及毀廟之主又功臣從享也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下云天子之祭也是諸侯不得有禘也春秋書禘著魯之僭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本是禘而公羊釋之曰大事者大祫也所以正其名也可知諸侯無

大禘而當有大祫矣然則天子之大禘不名爲祫諸侯之大祫不名爲禘劉賈謂一祭二名是天子禘亦可稱爲祫諸侯祫亦可稱爲禘也豈其然乎王十朋禘祫論謂禘者總名祫者禘中之一事猶之薦與祼也果爾是祫不得爲祭名諸侯無大祫矣公羊大祫之說何以解之彼乃謂公羊援禮緯以釋經誣之甚矣萬充宗謂夏禘大祫專于天子是以天子之大祭與諸侯同名亦非也二子俱以禘祫爲一事自是卓識惜不能分別天子諸侯之祭名又皆以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知宗廟之禘未有禘所自出者也周頌序云雝禘大祖也是

禘必于大祖之廟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功臣皆
從享所以爲大祭先儒或謂禘于羣廟或謂止禘毀廟
或謂禘但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如此何以爲大祭乎
鄭氏昭穆分祭之說尤爲謬妄至行禘之年自古無確
論鶡冠謂禘祭閒歲一行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又云未卜禘不視學視學卽考校可知禘祭閒歲一行
也王制云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四時之
祭曰祠禴嘗烝此云礿禘嘗烝者葢不行禘之年曰祠
禴嘗烝行禘之年曰礿禘嘗烝也大禘不在時祭之外
夏行禘則不禴矣禘行于夏故夏祭卽名禘而移礿于

春祫即禘也此又禘閒歲一行之證也吉禘或在新君二年或在三年魯之吉禘多在二年閔二年文二年皆有吉禘也吉禘在二年則大禘在四六八十等年故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吉禘可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亦是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文二年躋僖公是吉禘可知定八年從祀先公亦是禘昭公十五年左氏以爲禘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非禘年而稱禘杜預釋例以爲用禘禮也此又一證也四親廟二祧皆四時祭則二祧以上諸祖當歲一祭然既爲毀廟之主其親已盡其世已遠甚至有數十世者酌爲中制閒歲一祭可也時祭與月祭不相遠閒歲祭與時祭亦不相遠若三年一祭則遠矣五年一祭則

尤遠矣若謂再歲一祭與時祭連月或同月是太數也禘而不禴是四時祭缺其一也毛詩周禮爾雅諸書何以有祠禴嘗烝之名乎萬充宗謂天保詩作于文武時文王恪守臣制武王典禮未遑所云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也然雅頌之興皆在成王之世詩言于公先王是大王王季皆已追王不在文武時明矣豈得以禴祠烝嘗爲諸侯之禮乎況周禮明天子之制亦曰禴祠嘗烝也萬氏又引中庸禘嘗之義證禘爲時祭不知上文春秋脩其祖廟二節已言時祭此節別言郊社禘嘗以爲明其義治國如示諸掌可知禘嘗非時祭也禘是大禘

行于夏者嘗是吉禘行于秋者皆宗廟大祭也祭統以大嘗禘與郊社同爲重祭此亦以禘嘗與郊社對其爲重祭可知不言大省文也凡經典嘗禘與郊社對言者皆大祭也禘非時祭卻即于時祭而大其禮故必閒歲一行乃得有四時之常祭也且學記言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其志是寬緩之意禘在孟夏若每歲一行則是士之正月入學者四月即視學考校何以游其志乎然則閒歲一禘無疑矣又高堂隆及通典亦有閒歲奇偶之說其說勝於諸家然言祫不言禘通典又以爲此虞夏殷之禮亦非也匡衡告謝毀廟云天子閒歲而

祫萬氏宗通典之說謂禘以午月姝不思時祭皆以孟月詳宗廟祭祀時月考禘卽行于時祭則必在孟夏巳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祭以爲此天子之禮周之季夏夏正孟夏也凡謂禘行于午月者皆非也天子本無祫諸凡論祫之月者可不必辨其非矣諸侯大祫亦與天子同年月但其禮殺不得稱禘則其四時祭之名止有祠禴嘗烝而無礿禘嘗烝矣禘卽行于時祭故天子時祭之名可稱祠禴嘗烝亦可稱礿禘嘗烝王制祭義所謂春礿夏禘者非必在行禘之年也亦祠禴之通稱耳然究非正稱故諸書言四時之祭皆言祠禴嘗烝也禘之可考

者其詳蓋如此

四類四望考

四類四望之祭經典未詳然皆可考而知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爲類者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四望謂五嶽四鎭四瀆所望而祭者四類設壇之所鄭氏謂兆日于東郊月與風師于西郊司中司命于南郊雨師于北郊此不言星辰之兆雨師不從日而以風師從月南郊有司中司命而北郊止雨師其說未當案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

古風字師雨師是天神以日月星辰爲尊日月尤尊于星辰則日月當特爲一壇風師不當與月竝列也星爲五星從日爲陽辰爲二十八宿從月爲陰（詳星辰解）南爲陽位星當兆于南郊北爲陰位辰當兆于北郊此日月星辰爲四類之主其兆各居正位司中司命列于南郊星壇雨旁風師雨師列于北郊辰壇雨旁（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當是天神非星也鄭注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五第四星以風師爲箕雨師爲畢然星名多始于甘石文昌之司中司命始因周禮而名之古未必然也三台亦有司中司命安必其爲文昌箕畢雖好風好雨而風雨豈盡箕畢所司且辰卽二十八宿箕畢已在其中又何必別祀之乎箕畢既非風師雨師無妨以風師雨師與辰竝列矣）如此各得相稱風師雨師亦得以類相從矣司中主人之性

司命主人之形性屬陽形屬陰風爲天地陽氣雨爲天地陰氣則司中風師當位于東司命雨師當位于西也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職方氏九州之山鎭日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華嶽岱衡恆爲五嶽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爲四鎭是四鎭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示以北方爲尊

也五帝兆于四郊中央黃帝當兆于南郊以火土相生又天神以南方爲尊也義與此同黃帝炎帝當各爲一壇謂同位者非也周以嶽山爲中嶽詳五嶽考在雍州則其兆當居
恆山之西況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爲青州之鎭
當兆于東會稽爲揚州之鎭當兆于南霍山爲冀州之
鎭當兆于西醫無閭爲幽州之鎭當兆于北各隨其方
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爲江西爲河南爲淮北爲濟
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兆河于西兆淮
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爲百川之王尊于四
瀆當別爲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爲大也鄉飲
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

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河爲原海爲委觀此益知河當位于西海當位于東矣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葢四瀆祭畢然後祭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爲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山高配天爲陽水下就地爲陰又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則南北郊之兆四鎮宜在西四瀆宜在東東西郊之兆四鎮宜在北四瀆宜在南也至于祭祀之時先儒皆未明言今考四類卽是六宗六宗之說紛如聚訟惟鄭注尚書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說爲長近仝謝山幷不取鄭說以爲歲時日月星辰似乎該括

然歲之祭未見于經傳蓋歲者天之所生故古無太歲之祭也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告祭類帝繼以禋宗則知郊天正祭後亦必禋宗日月已配享于天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六宗但自星辰以下而四類有日月者非郊天之時則日月當與星辰同祭且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位于東西郊自當在四類之中矣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涼風至在申月報地德當是北郊祭地詳禘祭考祀四郊當是四望夫四望爲地之屬四類爲天之屬祭地而及四望則祭天而及四類可知四類之祭當在建寅之月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可知其每年郊天之後繼以三望也蓋魯但僭祭天而未僭行四類（魯雖僭禮亦有不盡僭者天子有四望魯但行三望未嘗僭也其無四類可知故四類之祭絕不見于春秋經傳也）故以三望擬四類而行于郊後然則天子南郊後必行四類明矣此時類祭雖不及日月然日月旣得配于天又有春秋分大祭特祭與南北郊相擬固自極其尊崇也朝日夕月亦當名為類此時但祭日月而不及星辰等神與孟春但祭星辰等神而不及日月適相當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為禜禜正云春秋祭禜天子禜祭四類四禜所謂春秋其孟春孟秋與至于徧祭日月星辰諸神則在夏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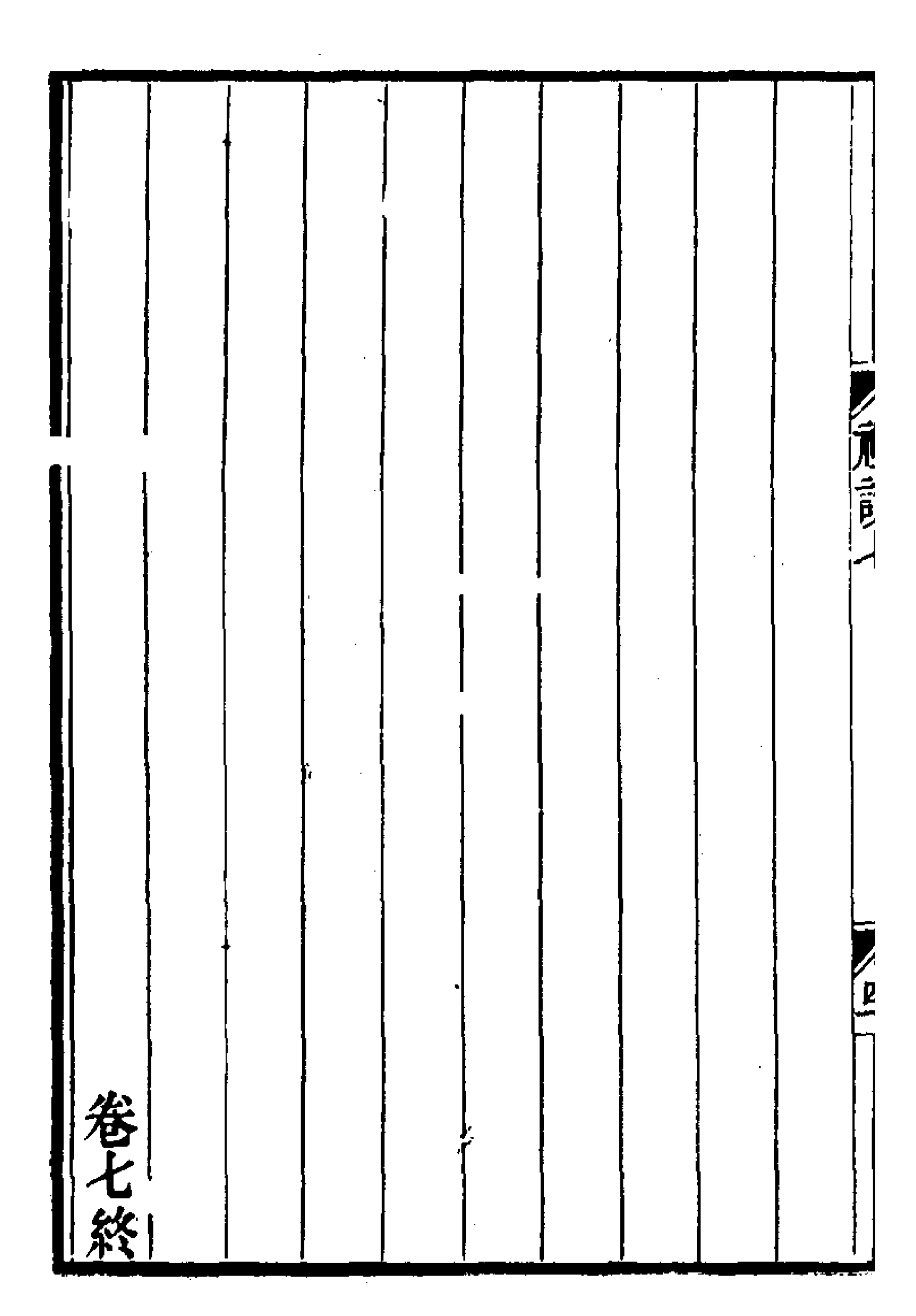
孟冬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天宗日月星也孔疏云六宗在類帝之後故無日月月令無祭天之文則六宗自得有日月賈逵以爲天宗日月星鄭蓋用此說也然旣曰天宗則六宗皆當在內虞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自是卓識但當增以日月耳風師雨師最係年之豐凶祈年安得遺之乎四望之祭旣行于申月北郊之後又行于夏正孟冬月令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此山川通嶽瀆言之下云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可知此山川是嶽瀆也祀而曰畢是以歲終畢之若周正歲終爲亥月是夏正孟冬也然則

周之四望又行于夏正孟冬明矣是月先祭四類亦祭四望然後行蜡臘之祭此歲終徧祀羣神之義也又午月大雩帝亦常祀四類四望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山川亦通嶽瀆言之雩以求雨嶽瀆之出雲降雨為最大也既祀四望亦必祀四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固祈雨之所宜祭者也左氏謂禜祭日月星辰詳禜祭考禜之義與雩通也雩及四類四望明矣王者歲祭天地有三故四類四望亦有三也日月歲止三祭崔氏謂祭日月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于東祭月于西非也迎氣各祭其方之帝不必祭日月又崔氏不數大雩之祭而數南郊之主配日月不知此祭天而以日月配非祭日月也又謂大蜡時合祭日月日于壇

實柴月于坎瘞埋不知所年天宗在大蜡前非大蜡時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月何得瘞埋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坎亦是壇祭必實柴非瘞于坎也日月合祭亦未必然祭之牲皆當用犢皇氏謂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非也四類亦可謂天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下文祭地示又別出祀四望此不別言故知其兼之也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亦可謂四方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此四方在山川之上次于天地當有嶽瀆之神非四方百物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在山林川澤之下可知是四方小神曲禮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

卽四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星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然亦四瀆則然若嶽鎭之崇高不當爲坎矣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亦以月爲陰象恆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蜡時之祭非也四望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大裘冕十二章鄭氏謂大裘冕無文非也詳冕服考日月與五帝同爲昊

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袞冕月旣降于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于月始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詳祭祀差等說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壁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鎭四瀆亦可知矣其可考者有如此



卷七終